

鸭

子

《鸭子》1926 年 11 月由北新书局初版，为无须社丛书之一。

原目 戏剧，《盲人》、《野店》、《赌徒》、《卖糖复卖蔗》、《雷神》、《羊羔》、《鸭子》、《蟋蟀》、《三兽宰堵波》(附文《关于 三兽宰堵波 》)小说，《雨》、《往事》、《玫瑰与九妹》、《夜渔》、《代狗》、《腊八粥》、《船上》、《占领》、《槐化镇》 散文，《月下》、《小草与浮萍》、《到北海去》、《遥夜（一及二）》、《水车》、《一天》、《生之记录》 诗，《残冬》、《春月》、《薄暮》、《萤火》、《我喜欢你》。

戏 剧

盲 人

▲说明——

一个瞎了眼的父亲，盼望女儿得一个情人。

女儿顺了爹爹的意思，在爹面前撒了许多谎。

到后爹爹强着女儿，要找她情人到家中来一次。

女儿无法，把校中一位戏剧教员请来演了一角。

可怜的盲爹爹什么也不知，极其高兴。

▲人物——

盲人 五十多岁 一个中年失明的人 貌极安详

馥 二十一岁 盲人的女儿 美术学校的学生 天真
有孩子气。

村 二十四岁 美术学校教员 样子诚挚

听差 三十多岁

张妈 女仆

▲地点——

北京南池子 盲人家中

▲时间——

一九二六年 三月末

▲景——

房子不很大。有床。有衣柜。有圈椅。有写字台。有地毯。各物精致而整洁，表示上等人家的家庭，但又无奢侈豪华气。

壁为淡红色，挂有两幅大油画。近沙发旁有一茶几，上置小磁茶具。茶几旁略靠壁处有一较小之几，上置曼特铃琴盒。

写字台上惟一用绿绸罩的电灯。阳光自窗间入，射到地毯上成两个颜色。——开幕时，室中惟盲者坐于室隅沙发上，此沙发为特制备盲人用者。——

盲 怎么还不见来！年青人见了情人，握手，亲嘴，拥抱，谈情话，问长问短，把和爹爹约下来的事就忘到脑背后去了。……

说是怕不好意思，那有什么不好意思？爹爹又不是那一类头脑顽固的人，见了要发气。自己女儿高高兴兴的把她情人邀到家里来，难道做爹爹的就非得放下脸嘴，做出不好看的脸相去充长辈的尊严么？……

爹爹是个瞎子，什么事都不能见了！女儿的大小都要靠用手去摸，不然，纵站到面前也不知是什么人。——瞎子真是一点用处都莫有。

（微笑）再过一年，两年，两年半，就要这两个人都住在我身边，陪到 爹爹，不准离开她瞎子爹爹。还得问他们要一个小孩子来。爹爹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眼睛又不见亮，也应当做一个小孩子的外祖父！

▲以手按茶几上电铃，稍顷听差进。

听差 老爷叫？

盲 要你报张妈办的事已办了么？

听差 早就告她了。说已预备好了，只等用。

盲 （从怀中摸出一个金色打簧表，拨动机关放在耳边）三点十七分，去看看外面客厅那个大钟是不是对。

听差 是！

▲听差下

盲 过了一刻钟了，这小孩子莫非诓我了吧。……

听差 （进）三点二十分还不到。

盲 好，你去吧。小姐回来时告我。

▲听差下

盲 （微笑）少年男女真只有情人是觉得可贵。有了情人的女儿，把寂寞著孤独爹爹就忘却了。她不知道爹爹是等候得怎么焦急。都不体贴一下爹爹！其实两个人什么情话要谈当到爹爹何常不可呢。当到瞎子眼睛的爹爹同自己情人接吻也不是可羞的事情。爹爹人老了，将把这个引为安慰，不会妒嫉，不会……

▲伸手去摸，抓到那个曼特铃盒子，把琴取了出来。

将琴取出后置于怀中把弦调拨，弹出几个散音来。

盲 要他们跳舞，让爹爹来做琴师！学得跳舞，不拿来到爹爹面前跳，难道就专是为别人看去学习吗？（笑）

▲将琴弦轻拨，自己低低哼著。

盲 （轻唱）

昔年衰病厌芳樽，
今日芳樽惟恐浅。

太萧瑟了，（又唱下去）

浪花有意千里雪，

桃花无言一队春。

风回小院庭芜绿，

柳眼……

女 （在门外已听了几句，使用匆忙的脚步跑到盲人身边握着盲人颈项。）

爹爹！

盲 （把琴骤停）馥儿，我等得想要抓到张妈发脾气了！（微笑）

女 并不过四点，我答应爹爹四点以前！

盲 我以为你忘记了。我才想：倘若是有什么谈不了的话拿到这里来说，等爹爹也充个“旁听生”，岂不是很好么？爹爹老人家怕什么——

女（有羞态）他来了。

盲 来了么？请坐，请坐，坐这一边，我们围拢来点，好好，我今天高兴极了！……

女 还在客厅呢。爹爹莫先就客气吧。

盲 哦，在客厅，那快请进来，快请来！怎么又不直来我房中呢？难道还是客么？都是自己的人，……

女（掩口）好，爹爹你坐到，我要他来。

盲 快一点，……

▲女下

盲 这孩子才有趣喃，把别人放到客厅去，又不是客……

馥儿这时必是有点羞涩，那个少年脸上总也略略有点热热的，我这一对眼睛纵不能看什么，但这个可以猜想得到。

年青人谁都免不了，第一次见到他情人的长辈，心的不安，总是有。我应当学一个极其懂事的长辈样子，用比平日还随和的颜色去把这一对小儿女的拘束减去。

应让他们如在别处时一样，一切无所忌惮，能在我面前恣意的笑乐。

▲把曼特铃置于几上时，女的已引男的进房了。男直趋盲者坐边，与盲人握手，女立于旁微笑。

盲 （以两只手握男手）哦哦，请坐请坐，我馥儿说你不好意思来，这不是笑话么？她专扯诳她爹爹，竟像爹爹是个极其不好的坏人样，见不得她朋友一面似的！……馥儿把那圈椅移过来点……坐，你坐吧，你来使我高兴极了！真是，……说不出口的快愉。……馥儿也坐到这边来，我们好谈话。馥儿，你看你爹爹对你朋友是有什么使你下不去的地方么？

哈哈，爹爹快活极了。

女 （笑）他事情多，我说了许多爹爹要他来的话他才……

盲 你又扯诳我！欺到爹爹是瞎子，你必定都不曾同他说过！怕别人见这瞎子爹爹，是不是？

男 （极其感动，但又忍不住笑。）是的，馥当真同我说过许多回了，本早就想来看看老先生，又恐老人家这边在清静中过惯了清静生活的人，耐不得扰动，所以总说有事，事实并不多。

盲 我非常子愿你来谈谈，我这么一个人，总想常得两个年

青人来陪到谈谈话，我天天同馥儿说，我说你若是学校无多事，能抽出点空来，不妨天天来这边，我是最喜欢和年青人谈话的。馥儿不体贴爹爹意思，总扯谎说你事情多，又不好意思来。不好意思，这不是笑话么？不知馥儿背了她爹爹把爹爹说给她朋友听说成个怎么样子！

女 （望男笑，脸红。）说爹爹思想非常好，一点不顽固。此外就……

盲 馥儿我听到你在笑，你今天也太高兴了！爹爹思想不新，已无用了，但不顽固。你们这时候才来，害爹爹一个人等了那么久，我才还以为你们是在谈什么别一类不能听的私话去了！

▲男女互相望着笑。

女 （忍不住了，走到门边）张妈，张妈！怎么客来了不拿茶！

盲 噱。我高兴的晕了，茶也忘到叫！馥儿不要叫她，（以手按铃）我为你们蒸得有点东西吃，叫她拿来吧。……要吸烟么？

女 他不用烟。

盲 不吸烟是顶好的，这东西伤脑。……能够喝一点酒么？

女 喝得不多。（代男的答后，又望男笑）

盲 酒大概总能喝两杯。我是一个不会吸烟的人，但是白葡萄，玫瑰——之类，我都有个约二三两的量。

男 稍为喝一点酒，对身体还有益。（稍轻对馥）怎么不坐到！

盲 怎么，馥儿怎么客气起来，我们是要你侍候的么？馥儿真是学得太乖巧了，可是用不着这个！……

（又向男的）我们等一下吃晚饭各人喝两小杯吧。你可以试试，我们这里葡萄酒还不坏。馥儿她也能喝一口。我们今天应说是庆贺：你们两个年青祝我的康健，我祝你们两个——今天我还为你们预备了几味合口的菜，馥儿说你所喜欢的那些都有。菌油还是从南方来的。其实馥儿她自己也喜欢这个，我也……

▲听差进

女 要张妈来。

盲 你要张妈把那莲子汤拿来就是。

▲听差下

男 （望女）

女 （望男）

▲两人互望着又笑。

盲 近来才开学，工课会不很忙吧？

男 不过一天这里那里跑，得下来的空闲也很有限。

盲 听馥儿说你零零碎碎的事也多。年青人能够做事总是好。像我现在是一切都完了。

男 都是为生活，其实许多事也是在那里勉强。

盲 年青人有着力量同热，实在也应多做一点事。像我年青时，同你一个样：到上海这里那里，忙来忙去，吃一餐饭也像是从匆促中抽出来的一点时间。自从把这双眼睛一瞎，清闲得倒寂寞起来了。若像初失明那几年那种心情，简直是不能生活下去，幸好近来人一天比一天老了，一切也看平淡了。不需要光明，似乎人依然还是可以生活得下去。

女 （如想到什么）爹爹！

盲 怎么？

女 没有（又望男笑）

盲 你看馥儿怎么的孩子神气！把一个朋友，介绍到爹爹面前来，高兴到这样。我听到你一个人常常在笑。你笑声虽再轻一点，或者还只是脸上有点笑容，爹爹都能知道。爹爹是用一对耳朵可以代替眼睛的。……爹爹虽不聪明，但能想得到，你们两个人见了我时脸都有点儿红，可不是么？我猜你们这时的脸上又在发烧，爹爹的话决不会错。

女 那是自然。

男 （望女微笑）是的，我脸上有一点儿热，但经老人家一说，我倒不再发烧了。

▲张妈把莲子拿来，各人一小碗，另外又拿了一张小茶几放在他们面前。

盲 张妈么？

张 是呀。

盲 馥儿你把我碗中的匀一半到你碗里，我才吃了点别的东西。

女 （用调羹将莲子匀到男的碗中）我也不很饿。

张 还剩得有，不够就拿来。

女 有了，有了。

▲张妈下，各人吃莲子。

盲 馥儿，你朋友号什么。

女 他叫村生。

盲 哦，爹爹真是善忘的人，……村生，你的诗作得好！

男 （怔着）不。

女 许多人都批评他像勃朗宁。（望男笑）

男 （会了意）那不过是无聊时像玩似的写下的。

盲 （一面吃莲子）不然。诗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。能够有感动一个民族心的力量。你可以成一个诗人，馥儿为我念你那些诗，我觉得非常之好。

男 那是老伯的夸奖。

女 爹爹，他近来还做得一个剧本呢。我们学校所演的就是他编排那个。我演那女的，他就装那男的，剧本情节非常好，可惜爹爹不能看见。

盲 馥儿你们近来演剧是男女合做一起演吗？

女 那当然，不则^②不会像。说话的自然，也正同我们如今到爹爹面前一个样子！

盲 那是很好的。什么时候正式演时，馥儿引爹爹去听听，莫看也好。

男 （笑）可以。

▲莲子还是盲者最后才吃完。

盲 馥儿要张妈收了碗去。

▲张妈还立在外面等候，听到时进来把碗收去了。

盲 我们刚才说到做诗，我记到几句念给你们听听——
沙坝地方的少年受爱神射了一箭，
近来身上新发现了些羁羁绊绊：
面黄肌瘦不能喝吃又不能睡觉，
尽日哀歌学那些幽谷中的子规叫。

男 （以为是盲人所做的）诗很好。

盲 哈哈，很好，自己来夸奖自己呀！

女 爹爹，怎么——

盲 哈哈，村生，你知道我怎么会背诵这些少年男女情诗？
你不必害臊，你赠馥儿许多诗她都一一为念给我听了！
年青人做情诗总是拿手……

女 爹！

盲 怎么，说不得？你怕羞么？一个女孩子，把她男朋友背了人偷偷悄悄写成的诗念给自己爹爹听，真好笑！我知道你脸上又在发烧了，但是爹爹还是要说。爹爹把这些诗记诵得许多，可一一念出给别人听。

男（望女笑）

女 爹！你又答应我不同第二个人说！

盲 这并不是第二个人。

（又向男的说）村生，你还不知道我馥儿是怎么样一个不可靠的人吧。她不但把你赠给她那些诗读给我听，你们每次写的通信也——

女（脸羞红）爹！

盲 说完这节就不说了。——村生，馥儿人太不老实了，一点不为别人着想来瞒到她爹爹！她把你寄她的信一封一封念与我听，她知道这事无须乎瞒到瞎子爹爹。爹爹是个很可怜的瞎了眼睛的老人家，什么希望也没有了，只望女儿能得到一个真能相爱的朋友。……

女（有所伤已不能再笑。见到盲爹高兴到由一对枯眼中流出泪来，忙起身用手巾去擦。）爹太使人难堪了！

男（亦不再笑）老伯太会取笑人了。

盲（喘着气说）我常是这么想：那一天，我的外孙大了时，我要把这些事学给他们听！

女（低头不语）

男（回头去望那壁上油画）

▲房中略寂静一会。

盲 你们两个人也应谈谈话。就当作跟前并没有个瞎子爹爹一样。

女 不在爹跟前，我们更没有话可说了。

盲 馥儿又在逛我，那有个少年男女在一块没有话可说呢。可以随便谈谈，爹爹此时正想听一对年青人甜甜蜜蜜的谈那些小孩子痴话。

女 又好让爹于别一个时候来取笑我们。

盲 不会不会，爹爹不是刻薄的人。你们乐意抱着亲嘴，爹爹也不妒嫉。

女 从什么事上谈起？

盲 想到什么谈什么。

男 好好，我们来谈谈吧。（对女笑）

女 从那里谈起？又要甜甜蜜蜜！

男 甜甜蜜蜜……

▲两人不能忍都笑了。

盲 就如公园中似的，不拘一个口上说“哎呀，爱人呀！我一切都是你所有的……”那个就……

女 实际上我们谁都不曾那么喊过。

盲 那就说“亲爱的……”也好。

▲男女同时大笑，盲者亦笑。

盲 就由亲爱的起头吧，让爹听听。……人到年青真好，春天全是他们的。像你们样，都是二十多岁的人，又是那么相好，是顶可羨可贵的事！

▲略息

盲 春天是你们年青人的剧场，可以恣意演你们的戏。

女 演戏，就是受苦。

男（望女笑）

盲 馥儿在爹爹面前又说起骄傲话来了！……（打了一个哈欠）

记不得小时候在爹爹怀里撒娇的情形了，近来人大了就……（又打一个哈欠）

女 爹会有点疲倦了！

盲 不要紧，不要紧，吃了东西过后是这样。

女 可以休息一下。

男 真的，老伯可以休息一下。

盲 也好，也好，我就稍睡一回。今天说话说得太多了。只要略为养一下神就够，你们可以到花园中去。看看今年我的芍药花苞怎么样，我很挂欠它。半点钟以后就转来告我。……

当到爹爹面前要你们说一说情话是不肯的，在园里去，到那株樱桃树下那张长凳上两人去说吧。

▲男女均感动，女握男手。

男 我想转去了。（话极轻，以目取女意旨。）

女（稍大声）为你预备了晚饭，菜又合口，你不听见么？

盲 怎么，怎么，就要转去么？又无什么顶要紧的事，慌什么。我只稍稍睡下就要再来同你们谈话。馥儿，引朋友到园中去吧。应当到太阳底下去多接几回吻，莫辜负这个春天！

男（感动）好好，我们到花园去玩，老伯休息一下吧。

女（感激的望男一笑）我们就去，爹你睡吧。我为你搭条毯子。

男（见盲者起身想来扶）

女 他知道，摸得到……爹就盖条薄毯子吧。……

▲盲者极其熟习的摸到床边后，女为将毯子打开。

盲 馥儿，这个可以摸得到，……你们去吧。返身吃过夜饭，我还想要你们两人跳舞一次，我会为你们弹曼特铃。

……

▲男女退出，女在先。到了外面。

女（望男笑）第一幕完了！

—— 幕急下 ——

三月末作于西山

本篇发表于 1926 年 4 月 14 日、17 日、19 日《晨报副刊》第 1378 ~ 1380 号。署名懋琳。

陪到 陪着。此后篇中“抓到”、“坐到”等词中“到”常为“着”的意思。

不则 否则。

野 店

苗妇 今天累了，大家都睡了，我也应当睡觉！客人，客人，还要灯吗？都不做声，想来大家都睡熟了。让我把灯吹熄，省得点油。哺，——哺，——哺！

（灯熄后，有月光自茅屋漏罅处透光而入。屋的各角床铺上，发出若有节奏的低微鼾声。）

些，月亮圆哩！让我算：十一，十二，十三，——外前天赶新场，难怪这时才出！明天又是二十了。

不知满家那瘟猪死了不曾？^① 舅嫂子不信我话，其实四天不沾水米，老不老早放一刀，肉白净点，也多卖得点钱。若是她明天杀了，就称他个十斤来——实在不卖，又托冬冬上场去称五斤牛肉——

牛肉一百六，五抵五，五六三百；一个整八百！就拿那张杨合元票子送他，顺便带斤辣子。……

客人 （低低自语）怎么翻来覆去睡不着！会莫有狗蚤吧；不会，不会。爬是听到爬^②，只是又不咬——怕不是狗蚤吧！走了这一天长路，脚杆都酸了，倒睡不着，这

真有鬼！

（见灯为苗妇吹熄）噢，必是这盏灯作怪，吹熄起正好。咦，还是睡不着！

想想看，有些什么事情在心里，……毛蓝三钱八的只剩三疋了，省青官布找不出销路……忘记把那丈三的漂白竹布带来了——还是睡不着！

想想看……今天掌柜那阿妍^③长得真好！莫不上二十岁吧。老板看来是不在家，样子还和气，摸过去总不什么要紧！好好，就过去吧。

（翻了个身，他就从那硬板上爬起身了。）

咦！好月亮呀。这阿妍今天真的也累了，一上床就睡熟了，你听她打呼鼾呢。

（轻脚么手的走过去）不会喊吧？不由人不心惊悚的跳啊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看样子还和气。胆子这么小那有事送我做——

苗妇 （闻窸窣声，继之以钝重撞触声，知有人起。）客人客人，解溲吧，后头，后头牛栏旁。

客人 做不得，做不得；幸好不去，她醒着呢。

（将声略提高）是，是，解个溲。我摸不到门，被你这打草鞋的槌子差一点绊我一跤！

（低语）好危险呀！我以为这妇人睡了呢。还是莫起“二麻子心思”见女人就打主意吧。

还是一个睡不着！当真有鬼？这时阿妍总睡好了。

莫又不睡熟，让我试试看。吱吱吱吱，些，有老鼠子啃什么呀！……这一下好了，我装老鼠子叫，她都不